



亲情

看着自己长大 王张应

我们家人手机里都存有小媛同学不少照片视频。小媛同学第一次在手机里遇见自己，是在她一岁多时。看到手机里的自己，我以为她不认识。问她，那是谁？她毫不含糊地回答，宝宝。存她照片最多的是奶奶手机。奶奶手机里有小媛同学不同时期在不同场合的照片。小媛同学在三岁前最惦记奶奶手机，动不动就把奶奶手机拿到手。奶奶隐藏手机，小媛同学里里外外搜寻，半天没找到，就直接问奶奶要手机：“奶奶，手机！”她要奶奶手机，是想念手机里的小娃娃了。那娃娃比她小，一直比她小。她一天天长大，手机里的小娃娃，还是那个时期的小娃娃。她看手机里的小娃娃，像看小妹妹。

我常在一旁悄悄观察，看小媛同学到底喜欢手机里哪些内容。她反反复复看一段视频：一个三四月小娃娃，躺在床上，睁大双眼，挥舞两只小手，蹬蹬两只小脚。视频背景音乐是一首儿歌，小娃娃在听音乐，配合音乐节奏手舞足蹈。那可能是小媛同学最喜爱的她最幼小时的一段视频吧。

还有一段视频，小媛同学也时常播放。那段视频里有我。我坐沙发上，怀抱小媛同学。她安安静静地坐我左腿上，我左臂在她背后挽着她，左手端着小媛同学专用餐碗。那时小媛同学七八个月吧，我喂她辅食。餐碗里装的是切碎煮熟的西兰花、胡萝卜之类菜蔬米糊，我右手持勺给她喂食。她那时非常乖顺，给她喂食不费劲。似乎西兰花、胡萝卜对她口味，喂一口吃一口，每次吃一小碗。

三岁多时，她播放我怀抱她给她喂食那段视频。我在旁边故意逗她：“视频里都是谁和谁呀？”小媛同学不假思索道：“爷爷和宝宝。”我接

着问：“他俩在干嘛呀？”小媛同学仍低头看手机，随口答我：“爷爷喂宝宝吃饭。”我揽她入怀，对她说：“宝宝越长越高，越长越漂亮啦。”这下子，她目光离开手机，抬头冲我一笑，回答说：“都是爷爷喂得好啊。”这小人精，还挺会说话呀。我也哈哈一笑，将她抱紧。

我手机里也有不少她照片，是她上幼儿园前拍的。那些日子，她每天十小时在我身边。我早八点接她过来，她父母晚八点后将她接回。她一天十小时不能停留在同一空间里，总要分散到几个不同地方，接受不同视听。常去地方有三处，西边生态公园，东边商场大楼，南边社区中心。公园里有草地有沙滩，她喜欢去沙滩堆沙，去草地追蝴蝶。去商场不为买东西，路过琳琅满目美食橱窗，她不停步逗留。商场里有儿童玩乐设施，投硬币可玩。社区中心有书屋，书屋里有一间专供幼儿学习玩乐的独立大厅，那里有很多幼儿适读绘本，还有一架钢琴，去玩的小朋友很多。

小媛同学去那几个地方玩，兴致上来就留影。她是照片视频主角，更多时候，她还是导演。常主动提出：“爷爷，拍照吧。”她摆出不同姿势，做出不同表情，配合拍照。过后，她接过手机翻看翻看，对照片视频点评取舍，这张好，那张删除。她一拿到手机，无论是爷爷奶奶手机，还是爸爸妈妈手机，最想看的都是自己照片。多次观察发现，小媛同学每看自己照片，总是从头看到尾，从小娃娃看到大娃娃。众多照片顺着时光流向拼接起来，就是她成长轨迹。她能回过头去看不同时期自己是个什么样子，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婴幼儿时期成长过程。

我在四岁前完全没记忆。四岁的小媛同学记忆丰富。她四岁之前生活状态，我们帮她留影了。她自己则不断翻阅我们的记录，反复温习，反复确认，加深记忆。长大后，她完全说得出自己幼小时是什么样儿。

一路走来，她正看着自己长大。

琅琊山醉翁潭

孙茂仓

7月15日上午，连续几天的中到大雨停了。我们走入琅琊山景区北门，凉风习习，满眼翠绿，沿着绿树成荫的古道，伴随着哗哗溪水，漫步青石路上，尽情地吮吸新鲜空气。听翠鸟鸣唱，看水杉、翠竹掩映。步行没多远，前面传来淙淙流水声，于是循声放眼望去，一块直立的景观石上写着三个醒目的红色隶体大字——“醉翁潭”，石碑旁有一棵不高的椰子树，好像专为这块石碑而生，长年为其遮风挡雨。

上午10点多，信步来到醉翁潭，只听见走在前头的一位同行老师惊叫：“好一个人间仙境啊！”等我赶到潭边，潭面上的雾气几乎散尽，没有看到这近在眼前转瞬即逝的仙境。我只好跟随大队人马向醉翁亭进发，唯有寄望返程能看到。

11点多，游览醉翁亭折返，走到醉翁潭时，果然仙境再现，潭面之上水蒸雾起，云雾缭绕虚无缥缈，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环顾四周，山色空蒙，水蒸雾起，云雾缭绕，醉翁潭宛如一幅精妙

的水墨画，镶嵌于琅琊山的怀抱之中。游人们拿起手机纷纷抓拍，或静静观赏，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，生怕惊扰了这份难得的宁静。此刻，我仿佛也成为这幅画中的一分子，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，体验着古人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意境，恍如身在仙境，陶然如醉。

据传欧阳修被贬滁州，经常来醉翁潭钓鱼。我择一处石凳坐下，想象着当年欧阳修临潭钓鱼，那份超然物外的洒脱，那份寄情山水的淡泊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与我产生了微妙的深深共鸣。闭上眼，耳边仿佛响起了潺潺流水声与远处隐约咏诗声，身心在这份宁静中得到了充分放松。醉翁潭西北侧有一双层四角亭伸入潭中，有一回廊蜿蜒曲折与岸相连，湖光亭影，美不胜收。亭中挤满了少男少女在欣赏潭中戏水的红黄锦鲤。我坐在湖边，水中游鱼是我脸颊的腮红，我的影子成为它的饵料。一位女导游说醉翁潭的水是山间泉水，寒性重，这潭里的锦鲤是中国与日本的鱼杂交而来的，能适应山间泉水而生，成为潭中一抹亮色。

醉翁潭对面有一口微小水潭，好像是它的小孩伴其左右。小潭水面一片绿叶伴有几朵红荷点缀，潭面兀立两块暗褐色石头，一块石头如马在水中昂首，另有一块石头上有四只乌龟在悠闲地闭目养神，任你游客如云，众人围观，龟当安如磐石岿然不动。大潭携小潭犹如母子永享天伦之乐。

目睹醉翁潭，我想起了桃花潭。桃花潭只是长江支流青弋江上游的一段，并非独立一潭；而醉翁潭生在琅琊山下，有山有水，有亭有鱼，有树有竹，有溪流有瀑布……为何桃花潭闻名天下，醉翁潭却名不见经传？然而，转念想，也或者寂寞山水，却最久远吧？

乡情

蒲塘的角落

张建春

郢子小，二十八户人家，分为上郢和下郢，丘陵地，上郢高，下郢低，水往低处流，下郢边沿，有一口塘，叫大蒲塘，郢子也就用了大蒲塘作名字，蒲塘郢。大蒲塘很大，方圆十多亩，说是塘实际是块湿地，长满了蒲草。蒲草结棒，蒲绒充枕，软软的，能把人的睡眠送得很深。

我失眠很多年，各种法子都试过，困得要死，头一沾枕头，瞌睡就跑了。那时，祖母还健在，八十多岁，她挤车加步行，回到郢子，拽了蒲棒，揪下蒲绒，给我做了个饱饱的枕头，我不相信地枕上，竟一夜夜睡得安稳，失眠症好了。我搂着祖母的肩说感谢，祖母瘪着嘴说：大蒲塘哄你，还睡不着？

大蒲塘真的会哄人，水不深，却因蒲草让水清澈，让水中的鱼活泼而又安静。我在大蒲塘里摸过鱼虾，掏过潜入塘底的野荸荠，野荸荠很甜，吃了一个还想掏第二个。大蒲塘的鱼虾都很精明，不贪嘴，难钓上来，只能轻轻地抓，最好是捧，捧上的鱼在手心，蹦蹦跳跳如想说话。

有会说话的吗？大蒲塘真的有鱼会说话。大蒲塘没见干过，一地方的水向它的肚子里淌，雨水、雪水、露水淌进了就被眼睛般含住了，水好，谁也不忍心糟蹋了，农家人惜护水，水是命根子。我爷爷对我说，大蒲塘干了，日子就没得过了。大蒲塘下是一溜的水田，水田生稻，稻靠水养，水来自于大蒲塘。

不干的水中，一定有精灵，精灵莫过于鱼。夏天的夜晚，总是能听见大蒲塘里传出口哨般的歌声，都说这歌是鱼们唱的，至于是鲫鱼、鲤鱼、鲢鱼唱的，还是旺刺、白条、青鱼唱的，就深究不了了。

我对鱼的歌声一直好奇，大约是六七岁时的夏天，我提了个手电筒摸黑去了大蒲塘边，所谓鱼的歌声断断续续，我猛地按亮电筒，光柱下，我看见我的哥哥仓，正和邻村的芬相拥在一起。我惊惊的喊了声，声音很大，很尖，却是传不远，有鱼的跳动、蒲草的遮掩、飞虫的叫声，把我的声音屏蔽了。

仓哥一把拉住我，说：听鱼唱歌呢。芬姐摸着我的头说：可好听了。我才不信呢，不就是俩相好，不就是谈恋爱吗？我“哼”了声，把电筒的光灭了。

秋天，仓哥和芬姐结婚，仓哥让我去接亲，芬姐递给了我一个小木桶，让我提上，里面装了不少红红绿绿的东西。走到了大蒲塘边，我突然被一个念头揪住，想用小木桶打水，看有没有会唱歌的鱼游进木桶里。不过，仅是念头，要真这么做，估计仓哥和芬姐会把我的耳朵拧下。

一年大旱，旱得大蒲塘只剩下塘窝底有些水了，郢子人眼巴巴地望着这水，这水是人畜吃用的水，也是水种子。水种子是我爷爷说的，没有水种子，水怎能掀起波涛？我爷爷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塘窝底的水是下秧水，秧下不了，一年的收成就没了。

我爷爷带着人，把塘窝底的水小心地引进秧田，护卫着秧苗一寸寸地生长。塘窝底的水一天天变少，少得盖不住鱼的脊背了，但神奇的是大蒲塘就是没见底，就是没将鱼虾交给炽热的太阳。终于下雨了，所有的水涌向了大蒲塘，几乎是一夜间，大蒲塘的水满了，又听见鱼口哨般的歌声了。

蒲塘郢上下郢吃的都是蒲塘水，没有井吃塘水，可大蒲塘水比井水好吃多了，甜甜的，爽口爽心。

每年端午，奶奶总要支使我去大蒲塘拽些蒲草回来，端午站屋檐插蒲草是必须的，有无深意，那时我不知，但是我闻足了蒲草的香味。我家和蒲塘尚有距离，我提溜着蒲草一路闻去，好香，绝对的郢子味，绝对的炊烟味。

再一年，我离开故乡，爷爷已去世，爷爷葬在大蒲塘的边上，因蒲草蔓延，爷爷的坟头有了蒲的香味。我去和爷爷道别，我跪下了身子，我的膝下露珠爆裂，嫩嫩的蒲芽没来得及躺闪，被爆裂的露珠击伤了，却迅速地将绿老成了。好神奇，我把目光投向大蒲塘，蒲草间口哨四起，绝非仅是鱼一家的歌声。

行走

